玉塵新譚

耳新序

國朝王元美良史才也而恨不居史職以今讀史料一書既贍且覈一代之文獻在焉埓乎司馬子長班孟堅居然

季孟之閒哉范蔚宗遠不逮已而顧以身非史職退然自孫于稗官之列夫元美之史而云料也誰為正史者哉乃說者謂孟堅漢書多取之劉

于駿襍記葢于駿博綜西漢典故選收精擷儲其寶以有待則于駿作之勞而益堅享之逸也余少賤躭奇南北東西之所經同人法侶之所述

與夫星軺使者商販老成之錯陳非一耳涉之而成新殊不忍其流遯而湮沒也隨閱而隨筆之書成行去且久而茲取詳加訂爲以是爲可以

質今而準淺也庶幾竊比于子駿之義以待夫他日之為孟堅元美者豈曰小說云乎哉鄧泰素凡兩為余序而未明作者之旨故漫自志其緣

起以告夫世之有耳者

崇禎甲戌秋日信州鄭仲夔

胄師父題

耳新序

猶之耳也人涉之而即故何嘗師涉之而日新亦猶之耳語耳也人陳之而易厭何嘗師陳之而四筵驚獨座亦賞

抑自有說蓋余曩耳胄師名
如轟雷閃電不可得而掩比
謫居信州亟造廬訪之見其
貌闇如口訥如退縮若不勝
衣以余所耳與所目揣又異

甚咄咄胄師何視吾以太冲
莫朕若此已而數數往叩之
則言皆玄遠吹氣作旃檀雖
相得益歡交斯莫逆然而偃
室罕至又居然有室邇人遐

之風世有異人如胄師宜其點染所至成異書哉故夫胄師之書無徃不足以聳耳而新聽也廼獨以耳新一編命余闡厥大旨表耳新之旨莫

詳其自述余何言則亦言其簇簇方新者確有原本非如世人逐耳根上作生活者而已矣胄師嘗抃陳大士與人問荅語曰君自無耳何得截

去吾兩耳信斯言也耳新一書可以無庸不倭庠爲矣胄師將無噱乎哉

閩漳友弟楊覲吉題

耳新目錄

卷之八

耳新卷之一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武林洪吉臣載之閱

令德

王孫謀𪻐字鬱儀以中尉攝石城王府事權埒郡王然秉質端尚造次必于禮教壚戶讀書絶紛白緜竹綺紈鮮腆之奉尤喜延接四方士以聲氣相悅慕者歲無虛日與人交久愈

篤理藩政積三十年人以寧一著書百有十二種皆手自繕寫稿至數易未嘗假手書傭易簀前二日猶與諸公子說易指示詩文宗尚是夕有星光大如斗墜里中左右闤闠相驚告棲鳥皆鳴越二日而公逝南州人士私諡之曰貞靖先生有子八人統銀統錋統鍠實符統鐏統鉦統鑲統鑽皆賢而好學世謂其遠過荀氏八龍

文太史震孟長洲人至性孝友登壬戌科一甲
第一聞者相慶以爲純孝之報居翰苑者亦
踰年遂以抗疏忤　旨罷官家居時人爲之
語曰求忠臣須孝子緊爲誰文文起
余鬱儀性至孝母俞淑人患痛下公方同病骨
立猶强起乞以巳年增母算夜夢天神來告
曰久利氣陷當于香連丸加升麻少許因如
其言一服而愈

石明府有恒字伯常黃梅人初令遂安再令長興所至視民如子一日有盜數十人來刼長興庫藏不得怒欲殺公公子孝廉碓請以身代盜不聽竟害公尋復開囹圄縱諸重囚去諸囚曰石公撫兒民我輩寧忍以貪生負之耶盜復欲害碓諸囚與之持得免已而喊聲大舉盜懼遁去諸囚竟無一人匿走者後公喪歸兩縣之民咸來護送如孝子之悼其親

焉

郭孝童金科錢塘右衛人家世勲蔭萬曆丙辰六月夜半鄰火突發金科從夢中躍起挾八歲弟目煙出以付鄰人李某巳倉皇回顧未見其毋復欲入李訃火燄益烈入必無生理叻挽之金科弗聽復蹈燄而入卒與毋姚氏及二幼弟握手聯肩共斃于火當道破格表揚附祀旌德祠孝童時年十六論者以方曹

壽桃焉

李侍御應昇字仲達江陰人方家居被逮報至毅然詣解所神色不變或曰令郎爭眷曰吾業以身殉國安能恤家也竟不一反顧李制舉秭清超玄勝獨步一時時以方李謫仙之詩貌恂恂若不勝衣而臨大節慷慨蹈死不變世謂有眞文章者必有眞人品信哉

蕭郡尊思似每丁祭必齋宿學宮

介友朱夢得介而絕有識量嘗於戊辰歲舟過小孤風濤大作帆索盡絕同舟汪千頃懸念觀世音垂救勸夢得亦當念夢得謝以時未持齋且平日不念今日念將誰欺乎時風亦小定整帆及大孤風十倍前更雨雹千頃以夢得篋中有楞嚴宜升之高處夢得謂篋中尚有孔子書及先人集若盡出之時不及止出佛經是輕父重師輕此方師重異方師也

不可生死數也毋多一忙頃之達槃兒港焚香向水謝口占一絶云白頭浪裏此心閒厭說存亡頃刻間暗數平生幾一遍危舟已過大孤山其見定識卓如此

養菴大師居鷲湖慈仁特至以德讓化人見者咸戀慈雲佛日性至孝父毋葬邑之九仙巖去鷲湖百里許每歲祭掃必步趨老年艱于步始率徒代之先一夜必設茶果致恭敬謝

其徒尋持香數枝拜而授焉其徒旣祭歸又
設茶果如初恭敬拜而酬其勞孺慕之情至
老益篤如此師嘗遊武夷過接筍崖先時有
同剔髮師兄弟曾捨身于此距師來遊時十
年許矣徒衆以告師因泣之慟遂不復遊諸
勝次日脩佛事其處師長跪持旛招魂哭之
盡哀隨觀者甚衆時有建寧李氏兄弟閱墻
者四十年雖同居築墻間其中堂示無復往

理感師所爲不覺相持而泣遂復好如初聞
人咸嘖嘖師之默化云
余以甲子秋始識建武楊因之其人恬靜寡營
雅好著述余每過其邸中見其羅列古書咿
唔不休夜則張燈以讀若不知有煩暑者然
試事竣余歎數相過從方咿唔如故心竊異
之旣放榜各阻風章江因之過余舟相慰藉
是夕余復尋其舟與談則張燈咿唔不輟往

昔余微窺其神情夷然自適遠同闒生之無慍始益媿且異之與訂交吾豫章即多才然近日率趨于名粗識古書便爾大言夸人謂世多空腹咸莫己若至功名之際盍不能自持矣如吾因之者眞讀書眞有道人哉因之著述甚多而雅不欲出惟筆史行于世

蕭吉

龔淵孟與余書稱繆當時之慧而勁文文起之

介而裁姚孟長之莊而密魏仲雪之澹而眞
顧仲恭之深而亮錢受之之寬而奇何季穆
之精而練王季和之峭而悍俱一面之雄瞿
元初陸孟凫許子洽黄子羽綜其才性各負
偏長龔名立本常熟人慷慨有大志對之令
人有賈太傅之思
無錫友人馬君常名世奇文中伏龍一時韻
毋科房書有選天下士至奉爲斗極

張曾叟目聞予將即其人如青霞白雲韻格自
別

建昌之新城近日極爲多才有余友涂子期伯
昌涂不疑大雋楊因之思本予期冰心慧質
其天才邁出無所不可因之沉默嗜古尤擅
四六不疑有不交天下士枉讀古人書之句
膾炙人口誦其詩可想見其人

鄒逸少以尊公武輿傳求贊爰綴數語曰余以

戊午得偕鄒子逸少游即其人勁骨干霄品業兼擅非鍾川岳之淑氣者不能天其不獨以張鄒氏乎及觀馮侯所爲鄒文學傳何先後之掩映也乃家學淵源端不可誣始信留夷之國定多異香黃河之蜿蜒必有其發源之自也世咸以文學公不得志于時爲天之報施善人者有所未盡嗚呼嗇于厥躬必大昌于厥後況以鍾川岳淑氣如吾友逸少者

爲之子哉

經國

鄭中丞敎未第時讀書山寺中有啄木鳥日來窻閒啄樹公惡其聲因以板蔽所啄隙鳥至將口于地畫數下板忽墜公異之欲倣其畫迹俟鳥去以灰鋪樹底仍板遮之鳥果從灰上口畫板復墮公熟其畫乃如前加板以指倣鳥迹作畫數板仍墮地後公以中丞勅寇

攻一城久不下還憶其畫法遂輕騎造城門以手畫門上門忽自開大軍隨進因獲全功公爲余邑人舉成化間進士微時有日者推其命云分茅嶺上埋銅柱古往今來一馬援叩之不言其故及公提兵征蠻洞登一峻嶺見有鐵柱題曰分茅嶺漢伏波將軍馬援識忽思曰吾功名止此矣因別立一銅柱記之振旅以歸隨卒

黄少卿清弋陽人起家小吏以清勤累官嘉興同知初視塘工海鹽吏抱舊案來自洪武迄萬曆初積若山公閱一夜盡其經長明晨即呼吏持去凡上下以舊案質者舉口誦出纖悉無遺年月日都不爽築塘時與匠作同甘苦課督有法塘成所全活人命甚多至今彼中人懷之公初試吏撫院張中丞時徹令王文奏忽一日報駕上差人至時　世廟於中

外大臣多不測之威張懼及巳色沮甚公直前曰故事凡有密　旨必先令密報所司未必爲公公宜復出堂從事若使者從中門入是從公發設香案跪堂下聽　制如從旁門入是必會本院爲他事者也出視爲械郭希顏來張神色始定得不失儀退而問曰適所云何據荅曰載在會典張服其博雅過人

周季侯令仁和究心民隱縣有神君之稱嘗出

行忽惟風起吹所張蓋捲落紗帽翅回縣莽

蓋人請罪曰小人因張清風遂至冒觸并受

責罰況恩頁久曰吾不爾罪乃囑能幹捕差

二人各予二金令往拘張淸風且誠曰出三

日不能拘至勿復來見也周德信素著捕差

不敢再請然莫解所從拘延至三日兩人商

曰捕風捉影世安有此理然明府賞罰誠必

今日再不能拘何以復其一人曰但沽酒少

覔解更作計耳乃相與登酒樓樓上飲酒數處對席中有談某篤疾諸醫無效將不起一人曰若請張青峯去必有生理二差因細問張青峯狀荅曰其人能回生起死見居某處二差隨潛往其家值張遠出未歸因拘其妻至縣問一見正色訊之曰汝夫平日作甚欺心事婦曰渠本非吾夫吾夫因病請渠調治渠見妾姿容懷不良意潛投毒於巾致夫身

死尋復謀娶妾身妾初墮計不知一日渠酒後自吐眞情爾時妾卽欲尋死又私念無人爲伸冤隱忍偸生至此今幸遇天臺夫冤庶伸有日但渠今爲某氏延去若待其歸來聞此必潛逃矣須就某處拘之罪人可得也周命前差如言往未幾拘至一訊果服遂抵死時一縣咸稱快焉

盧子占覲象贛縣人文而善吏工詩歌又嫺爲

懸腕眞草隸暨旁及弓馬戈劒之技每舞大
刀覴慨能作小楷爲人饒膽幹遇不可輙持
交游最廣居恒一揮千金略無德色嘗督天
津郡營北多荒地慮爲屯田以數萬計善談
兵如聚米爲山虜形在目令人色壯舌卷又
善治賔客有三夷國使臣至當事以盧主之
盧依周禮稍緣飾之無不如儀三夷使大喜
出與楮寶硯賦詩而別

余聞之父老云李明府鴻漪余邑時極加意保民秩滿當遷適潘中使以開鑛至滑隨從數百人殊恣橫明府特裁抑之潘初至欲以上司自處俾有司叅拜明府往見從中道昇上慷慨而前潘懾之與講賓主禮他日潘往視鑛場明府令導者從小徑往崎嶇逼窄至不能爲步潘往返疲甚與爲稍減明府乃密報當事極陳開封禁之害當事疏請遂撤閹中

使然明府亦因此罷官去夫鑛場連三省封禁若開利不必歸朝廷也徒爲吮血磨牙輩飽其欲耳而殃被一時禍貽無極明府以一官爭之卒賴中止所謂民到于今受其賜者也明府吳縣人萬曆乙未進士

耳新卷之二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玉山董思王求毋閱

正氣

建業僧於淮水得一石像儼然大士也取歸置一龕以大士崇奉之夜見夢曰吾本翁氏爲黃侍中觀妻侍中殉國難吾以不辱節并二女投淮河身死淚血漬石遂成此像今以大

士崇奉我令我踧踖不安耳盍正之明晨僧具以夢告人始知像乃黃侍中夫人翁氏也友人陳士業以丁卯遊南都曾見其像其語余如此

李仲達亡前一日手書誡子書曰付遴之兒手筆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　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弦即吾不死之日也汝生於官舍祖父

毋棋壁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嗔喜任意驕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壹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毋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今日囚服逮及獄中幽囚痛苦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凌此宜謙以守身

二也祖父母憂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憂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祖父母苦苦積累且吾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嬸如母即有祖父母之命毫不

可多取以負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既
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
貧家須與庄田百畝至庶妹毋奉事吾有年
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
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質性不鈍
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
學倘有上進之日即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
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好銓

次此文章一脉六也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
伺祖父母百歲後塟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俟給諫震暘性骨鯁乙丑入都門子峒曾以會
試隨侍僦寓數椽已逾三月忽魏璫遺帖致
意勿復取直驚問之知此舍新屬忠賢矣給
諫艴然不應亟移居會館中忠賢銜是恨之
尋罷歸
浙江巡撫首建逆祠請文於樊學憲良樞樊稱

疾不出者兩月乃更請於顧蕭樊閻始出衙文他郡又閱數月祠成各官趨謁或諷樊宜往乃稱舊疾更作郎日掛冠歸

耿副使如杞以不拜逆祠被逮登檻車滿城官吏士民哭聲震野送至百里外

高中丞攀龍以糾劾權奸被削回籍杜門著書忽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寫疏一通整衣冠望闕拜畢自投于園池遺疏云臣雖削籍舊

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

閩中有士人魏姓者佚其名憤魏閹恣擅耻已與之同姓乃去鬼稱委彼有儼然朝紳而稱祖爺稱殿爺與夫稱公誦德雷同附和者聞此直當羞死耳

魏大中就逮時道出常熟知府曾櫻泣送大中顏色不變謝之曰臣子死於王家男兒常事

何必爾爾贈以百金堅辭不受曰譬如發嫠孀居數十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屬失節贅華而不敢不易也及受殊刑未死以蓆卷支體倒豎之如是三日啓視目精猶自烱烱其子學泸扶柩歸家一慟而絶

周吏部順昌闢逮即收束書帙拜別宗祠禁止妻孥哭泣毅然登車及下鎮撫司極刑棰楚骨斷皮開血濺肉飛身無肌理周齧指滕目

不作一哀泣聲惟駡不絕口臨死具短章祈以屍諫不果後家人領埋時皮肉已腐止存頭顱鬚髮英氣凛冽尚自逼人

黃尊素剛介不阿氣節凛然入烏臺侃侃直言以觸權奸罷歸賦詩讀書偶過西湖遊時向人雄譚不畏時忌娓娓及之厲聲歷問傍事者聞之織璫遂與周李諸賢俱遇害

周侍御宗建三疏發逆不爲羣凶所容逮獄時

備極慘毒而斃訃音尚未至家也有舟子於清江浦接一秀才來雇舟許價一金問姓氏暨所從來答云我周季侯也自京師出舟子因問吳中諸大臣逮京狀秀才嚬蹙曰俱死甚慘甚慘更問魏璫秀才曰伊罪惡貫盈不久破顯戮矣至吳江秀才曰爾即相隨往我家取金舟子如言至一大家門秀才先入待久不出舟子頻聲促之一管家出問何因來

此舟子具言故管家曰此吾主人名字渠前被逮赴京今存亡未卜安有附舟之事正喧嚷間夫人悉出問故管家將舟子語備述夫人曰良然良然昨夜半夢侍御來家自稱逮京後備極苦刑以死上帝鑒其忠直俾爲神蘇州今自清江浦附舟歸許以舟資一金明晨來取當與之不可令我食言夫人言未終號泣不勝舉家聞之皆哭舟子亦哭與舟資

固不受夫人曰侍御生而特介汝不受詎是令其死後有譏責也舟子始肯受謝曰不惟侍御精忠貫日夫人亦且大義凛然一門正氣乃爾因再三歎息而去

李侍御應昇爲曹欽程所構害曹後罷歸遂不爲鄉人所容江州南康所至爭唾其面乃買宅湖口縣湖口士人相與屏逐之奉李神主於其中顏曰李仲達先生祠

首發魏璫滔天十罪者貢生錢嘉徵也疏上海內傳寫一時紙爲之貴先是監生陸萬齡等誦莽功德請建祠于國學中聞者無不唾罵錢陸俱嘉興人而一竹素傳芬一士林播穢其相越如此令巨奸旣殲陸萬齡諸人并治氷山之倚見晛曰消而正氣之存居然千古君子立身可以知擇矣

逆祠在蘇州者聞有 旨拆毀有一人當先入

劈碎魏忠賢首懷之而去衆阻之其人曰吾生不能啖其肉寢其皮今將沉香首碎碎劈開燃向各忠臣面前庶快人心耳

薄少君長洲人婉孌有節操歸于沈文學承沈名噪海內而不得售以卒少君哭以詩百首辭韻愴烈明歲忌辰方酹酒遂一慟而絶

魏學濂是太常次子痛父見之慘死乃刺血上書陳冤遂得贈恤

立言

善爲文者觀天之道類物之情廣稽乎酉藏之秘冥探乎巧智之淵烺烺焉炳炳焉渾渾焉噩噩焉淳于理審于則凝于氣琢于辭淳于理則不膚審于則則能訓凝于氣則不佻琢于辭則有觀不可以一家名不可以一端測夫是之謂至文蜂之爲房也朂于采采或花之蘂或露之英或水之液或人身毛孔之所

出以至于滓穢之精和焉而有蜜而不能以麫其一方比其成也無花露氣無水氣與夫人身垢滓之氣夫孰辨其所從成酒之釀也漬米而烝之稻黍為君麴糵為使數日而米汁出焉夫乃揚醲其糟粕而無所用茹其精也達斯二者其于文章之道思過半矣俗文則不然理不足以周衆法不可以自闢氣不能以御游辭不足以暢志自命以為奇而耳

食者遂相與尸祝之揚述之離經畔訓蔑範毀型食人之心志而莫之或罪蜂之蠟酒之滓夫又何則焉

詩有集唐集古余友朱鬱儀諷古十首乃更集諸子鎔鑄之巧妙極自然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半點塵者安能爲也雷司空暎謂其稟龍池閒氣而出又謂其不神不仙而以著作結爲大年誠然

費文孫弱冠時擬騷若仙問余愛其辭以書扇
今更識於此曰青牛何來流沙何指何玄牝
之門爲天地根而谷神初何以不死何彼靈
女都而且閑何抱彼一絃周遊九天人生幾
何期焉易迫何壽彼彭鏗終焉八百回焉何
夭殤焉何壽何作惡以逢祥作善以罹咎何
所不死何所有藥靈根何固朱華何落木公
何笑金母何修何蟠桃不易結而曼倩三偷

蓬瀛旣邈夫誰造焉方壺旣廣夫誰往焉取
彼童男巡遊海上胡乞彼艮藥終焉以衰通
天何高金莖何長玉屑何佳淸露何涼文成
焉死五利焉誅胡算不能延卒以伏辜雞窠
何許容彼小兒胡爲飲食不能飽而吸彼人
乳白雉下錫穆何取青鳥致貽武何喜焉得
廣樂張於帝幙焉得瓊卮宴於瑤池爰有天
台婉彼二女跳期在斯得兩男子靈蹉何淫

斗牛何入何置彼女紅惠夫機石長房何術取夫竹節胡目不肯閉終焉化爲龍采芝煉藥何所修嬰兒姹女何所求何意彼人間而信有丹丘

余友鄒逸少名啓東爲人倜儻負摯刻意嗜古尤工詩鬱儀宗侯嘗評其風力遒舉位之高與王孟間若其時原有一鄒逸少者于聯以爲知言

文之摹古者世輙嘲之謂是優孟衣冠夫優孟衣冠徒刻畫于形似終遜眞神耳誠得其眞神使仲尼不死顏子如生又何病焉易不云擬議以成其變化宣聖不云述而不作乎且先天一畫而後皆擬議也患擬之而不合不闇合而病于擬即邇來牛鬼蛇神之習亦是互相倣襲吾謂摹叔敖衣冠猶賢于襲市徒乞兒衣帽况又張公帽作李公裝乎

博贍

朱鬱儀博綜多聞著述之富百倍中壘而謙抑好士不欲以所有加人每館閣中遇故事隱僻者貽書相問輒裁荅如響

俞國聲琳信豐人爲鬱儀王孫舅氏博洽多聞尤敏捷疆記手錄子史百家言每篇畧抄起句下即接以云云或間錄數句復接如是人問故荅曰我所記憶者不欲復贅耳俞嘗爲

學博値中秋節諸司道偕御史宴御史命題賦詩俞一夕作七言律百首次早持獻使事工切如出夙構御史一讀一歎賞欲特剡薦之俞耳重聽先是所親謂曰君對官長時第覩其開口隨唯唯可無重聽之嫌俞然之會獻御史詩出謁一叅藩叅藩謂曰君如此才高眞不減班馬俞連聲稱是叅藩恚之言于御史謂其驕傲異常遂不得薦竟以此罷官

去

天啓甲子閩中顏茂猷以五經應鄉試故事闈牘越格者不得謄紅時監臨喬公憐其才命止謄本經遂爲本房祁司李所扳既放榜典試顧太史董給諫覆取其四經閱之俱淹貫深奇之閩人爲之謠曰商君昔日誇三捷顏子今朝說五經可謂有奇學有奇膽又有奇遇

張文學士鵬字子翀鉛山人博雅眺奇湛于經術應試豫章嘗三收而復棄人咸爲扼腕子翀故自若也益肆力古學不輟今贋古兢售而眞實學問如吾子翀者竟脩文地下彼蒼者天殲我良友念之悼歎無巳也

耳新卷之三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南州萬時華茂先閱

集雅

余弱冠好言詩遍搜古今諸體精輯成帙各爲一序冀得早了八股緣當更定以傳今陳之篋中十年許矣困踣日甚憊貧居諸偶披往序其品隲厎幾於作者不大相謬覺爾時已

知所裁也漫識于此古詩序目余少受三百篇言而知詩之所為詩也三百篇之外吾耑精古詩對之靡倦廼說者謂五言始蘇李稍變風雅之舊謂之古者猶有古之遺也即令觀蘇李詩與其所為十九首質而宕婉而多風政使千百載之下穆然咏歌庶幾想見其人夫能使千百載下如見其人者此眞得風雅之宗者也操觚之士人自矜一隋珠兢抉

幽玄以赴其所欲至而有至不至者則世趣使然耳是故漢詩所謂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吾錄其瑜之瑜魏詩瑕者什之二三瑜者什居八九吾舍其瑕以成其瑜晉詩瑕瑜參焉爲之存其瑜不得不汰其瑕宋齊梁陳隋北朝詩瑜一而瑕百則亦稍示存羊以備一代之體製而已昔人評肉勝竹竹勝絲以其漸近自然夫惟知自然之解者始可與言古詩

也夫唐詩序曰五言古詩之衰自劉宋始至隋而濫觴極矣唐稍振之而排偶之習未盡脫去即其佳者僅足板晉視漢魏滋遠矣七言古詩唐多作者高達夫遂爲冠軍太白天才騰逸咳唾成珠絕句之美冠絕三唐少陵工諸律體所自云性癖耽佳語必驚人大而非夸也廼絕句非其所長王右丞岑嘉州之七言律足參比玉至七言絕句太白而外亦

屈指二君他如王龍標賈舍人之作逸致翩
翩哉選唐詩者無慮數十家率不免意爲去
取至如寒暑之異候而東西之易面而馳吾
寧必人厭作者意乎立乎中央不言而四時
之氣咸備則茲選所爲極難耳明詩序曰明
詩必首稱濟南濟南有諸家之長而不必盡
其長也五言古詩何仲默駸駸魏晉閒作者
于鱗則居然漢風哉吾無能名其所至已七

言古詩氣格稍遜於唐蓋雁行少陵者有之並驅高達夫目所窺睹即信陽濟南難之況其他乎五七言排律六言詩要不乏人七言絕尤多佳句五言律體傅焉而不精吾所取者高岱諸什猶有開元大曆之遺五言絕句篇章寥寥蓋諸家易之反得難焉至七言律詩則觸目見琳瑯珠玉政如王謝子弟優者龍鳳劣者虎豹洋洋乎盛世之音哉要以此

道無兼詣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彼之不能爲

此猶此之不能爲彼也囊括古今兼總羣振

其在繼起者乎其在繼起者乎

劉誠意春與詩會稽南鎮夏王封蔽日騰空紫

翠重陰洞烟霞輝草木古祠風雨出蛟龍玄

夷此日歸何處玉簡他年豈再逢安得普天

休戰伐不令竹箭困輸供雄偉悲壯方之杜

少陵秋興工力悉敵

李侍御應昇直言敢諫屢疏論劾權奸申救建言諸人逆璫怒褫奪而歸及詔獄起駕帖至奮身就道登舟倚馬每得句擊節自賞無悲愁悒鬱之色途次詩不能盡述述其尤者十三首以傳其郡中別徐元修曰相逢脉脉共悽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銜冠歌楚調不將兒女淚沾裳其二曰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好秉筆黨人碑後

勅遣文丹陽道中日巳作冥鴻計誰知是僇
民雷霆驚下土風雨泣孤臣憂患思賢聖艱
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綱頌湯仁其二曰
聖德方虛巳愚忠敢瀝丹慙無一字補空復
數行彈臣罪應難赦　君恩本自寬淒淒楊
柳色誰為問南冠大兄同行因憶五弟曰勞
人車馬日追隨一髮餘生不可期回首轉嗟
鴻雁影斷腸初信鶺鴒詩白雲渺渺迷歸夢

春草萋萋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犁
犢聽黃鸝述懷曰便成因伍向長安滿目塵
埃道路難父老驚心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衣
冠文章十載虛名悞封事千言罪業燀寄語
高堂愁苦憶朝來清淚飽供餐鄒縣道中聞
有問予名而下淚者口占一首曰身名到此
卑張儉時勢于今笑孔融却惟登車攬轡者
爲予灑淚問蒼穹鄒縣道中有感曰春申好

士秖虛名勢利遺風古道輕不見彈冠舊膠

漆驅車相避隔林行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

曰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

臨風凄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景州道中感

懷曰細數知交在逍遙各一方魏齊方睥睨

阮籍一猖狂形影悲相弔音書夢已荒古人

不可作搔首問蒼蒼宿村店曰日暮停車塵

滿衣誼譁土語是還非秖憐歸夢三千里不

友呢喃燕子飛良鄉呈大兄曰長途連袂若爲歡咫尺京華不忍看此去幽因腸百轉總餘清淚對誰彈其三曰北地風沙到始知那堪病骨苦支持從今用晦艱難甚莫遣離憂減客肌諸作讀之字字酸楚何必減屈平離騷也

下友汪恭仲樾貴溪人嘗有南屏三子詩清新俊逸不媿作者因錄之以傳同好三子者鈐

山費文孫雲仍玉山董求毋思王及余不佞
也其詠文孫者曰文孫何翩翩負氣凌霄漢
披覩蘭蕙芳掞藻雲霞燦當窻振逸響時名
走淆亂識曲僞傷懷咄嗟誰獨捍慷慨憶同
心深衷託任誕長嘯若爲狂沈醉一似玩榮
名等濁醪斗酒十千換願爲晨風飛凌虛翔
浩瀚豪爽不自持徙倚增累歎此意知者稀
長夜何時旦詠余者曰阿龍故自超婉婉揚

眉宇世多嗷名人之子心獨苦天地亦寥落
而乃厲高羽辭賦逼西京先秦以爲許悠悠
千載事流俗非所伍長佩岌高冠朝蘭夕宿
莽嗟哉薄世人披榛久無覩中心悵有求著
述常扃戶斯文良未喪吾道維其主清商一
曲奏凌厲空千古詠求毋者曰董生起懷玉
齠齡籍名士十六入都門香名滿燕市高視
薄雲霄俯瞰當塗子掞藻江河傾結撰雲霞

起斗酒日百篇靈惟放筵几雜糅謂不芳繽
紛滋蘭芷馨香滿懷袖琅玕襲其裏徘徊吾
黨間鴻軒亦鳳止識察信脩姱局促悲下里
良宴具陳歡時名誰復爾

武林友人朱子玄名天璧年少而才雋提衡秇
苑價重汝南之評詩取裁於古不愧作者嘗
寄贈余一律云蒹葭白露望洪州如置元龍
百尺樓塵下清言來紫氣篋中質草渺丹丘

共憐湖海千秋骨獨富文章萬石舟誰道名
高天必忌卧龍飛卽是通侯此詩置王右丞
韋蘇州間眞堪伯仲也

懿好

蕭頴士家傭杜亮慕王博與至其箠楚而不去
趙至年十四隨車問嵇康姓名卒走數百里
從學此二子眞功曹中散知巳也今世卽有
蕭之博學嵇之高韻人且不必識安知慕乎

王侍郎廷極重黃少卿淸少卿叅軍利州衛王
家南充相距凡數日程念黃孑身萬里外毋
歲除遣長公續之次公屏之以次陪歲至燈
後始别去

楊大中丞璉被逮時士民仗義叩官旂欲奪之
德安城外集至數萬府道開諭不散楊帶刑
叩頭乞父老勿噪恐累族誅然後風解各州
縣爲私禱生還者至數百處士民送之就道

者以萬計下至萊傭乞兒等咸爭持一錢以助贖譴官旂亦感泣為出貲設醮禱於關帝廟河南經過州邑無不為之請禱自備資糧送至黃河者以千計

魏忠賢旣敗諸臣死忠者竝得昭雪特加贈䘏高攀龍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周起元兵部侍郎周順昌太常寺卿楊漣左都御史吳裕中太僕寺卿萬燝光祿寺卿周宗建黃尊素

李應昇夏之令俱太僕寺卿繆昌期正詹事仍各廕一子左光斗右副都御史魏大中太常寺卿周朝瑞袁化中劉鐸顧大章俱太僕寺少卿高司馬楊左都俱與祭二壇造墳安葬周兵侍左副都俱與祭一壇吳太僕萬光祿周太僕黃太僕李太僕夏太僕繆詹事魏太常周太僕袁太僕周太常俱照品祭葬劉太僕顧太僕亦設一祭海內聞而快之

惠濟

信郡南瀕大河爲八閩通道先是止有三十六浮橋以通往來每歲春夏間大水泛漲民病于涉至辛酉蔣郡尊蒞郡慨然念之乃請明通上人造石橋焉因題之曰鍾靈橋至民間私稱則曰蔣公橋或曰明通橋而已蔣公名如奇宜興人在郡清操冰潔多惠政士民懷之明通住持興安之岑山洞以普濟爲佛事

尤善于造橋出入策一蹇驢已乘則驢踴躍疾走他人欲乘則顛蹶使不得騎

喻鵬南昌人上長安謁選時夢數萬人乞援隱隱如在水中央莫知其解時靈璧歲苦河溢蕩析民居漂沒者千人漕河使者憂之疏請耑設主簿駐靈璧之雙溝獨理河務自萬曆癸酉至丁丑因河溢五年內五易其官悉坐以法喻蒞任初禱于河神乃既厥心以利導

自是河水寧謐者三載當道特疏薦加銜縣丞仍督河務又三載寧謐如前當道復薦之遷蕭縣知縣仍督河務尋以內艱歸歸之日輒夢數萬人作叩首謝狀其卽向者乞救于長安道者乎靈璧人豎碑建祠祀之

姚京兆思仁秀水人萬曆巳酉患熱病五日不蘇魂忽離體信步而行見城郭車馬人物一如人世惟陰靄無光氣象慘淡至一宮闕前

多罪人桎梏遂闖入宮門歷堦而上鬼卒列
堦左右姚上堂至殿見閻王見而登座長揖
不拜王起舉手相揖姚因請爲已較勘善惡
王命主者持簿勘之姚名下所注惡即一念
之動皆書姚曰此未嘗爲何爲書王曰未爲
名爲過已爲即爲罪不可解矣幸子生平醇
謹無大過惡及閱善簿其大者如題山左之
水災救河南之開鑛奏疏一一具錄至已亥

歲饑南大荒姚上疏請米三十萬賑濟列爲
大善姚謂王曰此疏仁僅具名疏稿乃賀爕
然筆也善當歸賀王曰疏出君名萬一得罪
賀當之乎歸君爲是姚索賀藉王曰賀無子
今與一子足報之矣卽舉手相别姚遂甦次
日起居如常賀久鄰於子至來歲果舉一子

耳新卷之四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虞山龔立本淵孟閱

神應

余不慧不諳相地乙丑歲欲買山塟孟儒兄尋得林家源塢塘山地余齋戒叩關帝祠祈籤以决得五十九籤詩曰事端百出慮雖長莫聽人言自主張一著先機君記取紛紛鬧裏

更思量余茫然不曉所指因再懇祈直示得第二籤詩曰盈虛消息總天時自此君當百事宜若問前程歸縮地更須方寸好修爲余私喜有縮地字是必有地也歸而擕貲買之比遷穴相地家或主癸丁或主壬丙余未能決內弟方立之直前曰宜質之靈前以定因焚香拜祝拈得壬丙始悟籤詩方寸好修爲方寸者爲方十一也葢內弟行十一藉其一

言以次云又方寸爲心贊用壬丙者陳必爛也葬時衆議猶不一余則决意用壬丙所謂莫聽人言自主張也然縮地二字尚不甚解他日客有指前山爲可用者陳云是爲我用山蓋三山齊出縮者爲尊此其縮者也余始恍然縮地之義而嘆且異于籤詩之奇驗矣神明有赫不啻耳提彼紛紛妄度者胡爲哉

辛酉春弋陽陳某有耕牛爲人盜去陳家特窘

甚俯仰無措因泣訴之城隍神越三日盜牛者忽狂語曰城隍差人拘鎖可救我其家多人護持之都聞鐵鎖聲次日復然隨責杖數十其人叫痛不已衆又咸聞杖聲

神宗時有大臣出使琉球檥舟海濱登岸閒步至一烈婦祠見金鑄鑪約三百斤許因取置舟中行不數里風浪大作舟幾沒衆驚詫咸謂取鑪所致亟以投之海中風浪隨息舉舟

無恙

晥城謝文學中一偶病作召諸親友永訣曰余關帝香童也今日某時將還解梁親友皆以爲誕是時果異香滿室聞數里謝遂長逝後數日有一僧自解梁還遇謝于途更有文學陳遵一并兩牧童皆僧素所熟識者僧抵家初不知謝卒也語諸鄉人更詢陳與兩牧童俱一時卒始嗟異之

王司李夢暘字旭東爲余師遐仲先生尊人以安慶司李署潛山時境內苦虎患白晝嚙人前令嘗督民設捕而嵎負勢張捕者莫可誰何公蒞政即齋沐自爲文禱神云苛政猛於虎政而苛也神且以虎嚙我何虐百姓若其苛未也則神血食百姓不能扞焉而俾其析骸委肉以啖諸獸吻其謂神何禱已即下令境中如前設捕不旬日得虎十餘虎皆自觸

緬罟帢服類羊豕若有所為鉗其牙擾其爪
鞭其背而驅之亡敢跳者有一虎薄網睥睨
不欲進獵者從旁大呼曰吾奉王命令來收
而屬以奠我百姓而屬悉就械矣而睥睨何
為者虎若省人語躍入網潛民自是不復虎
患又部民有盜者公訶得之盜以亡驗孰不
服公釋之而庭數曰若盜眞也吾釋若若幸
自新不者神不若宥釋三日而盜死部民益

一信公爲神明焉此與捕虎事同奇并志之

劉中丞岳皖城人偶得一刻木神能言無事不報劉督學浙西時神忽告以某日將有倭變至期果有報遂閉城神又告以城外人不得入者不下數十萬請開城放之劉有難色神曰是無害倭尚有三日不至公宜單騎出城救之勿遲劉從其言城外人盡入城劉處後神又曰倭至矣請急進斷橋使不得度橋斷

而倭至劉得入城稱又告以倭船臨城下攻
城必無幸須急召毛闊使可解也召毛至果
出奇計倭船盡沒海底圍立解
監生陸萬齡解刑部時在聖廟前經過日將暮
忽見澹臺先生及周程二先生都在廟前指
萬齡罵曰此人欺侮先聖澹臺先生曰因汝
倡邪議建逆祠峙聖廟致江西各處聞風效
尤將吾黨木主丟在泥坪上我抱千金之璧

不懼蛟龍何有于爾輩及魏忠賢哉但我君

予不與小人鬬力明珠不與瓦礫相觸矣萬

齡正欲匍匐伏罪則已不見遙望惟紫雲瑞

靄而已

戊辰二月八日鉛山縣三十七都有顯應壇三

聖忽附兩年少披髮徒跣用紅布裹額身衣

神袍手執小鋼叉在本都擒獲盜八名盜或

扮施藥或扮唱道詞或扮乞丐人不識其爲

盜也兩人直前擒縛盜來相持撲殺一人餘七人擒至縣捕官聞之隨出堂拷訊兩人作神言曰此賊大有法術非人力所能拘捕須懇請令公來重究時攝縣事者興安江大尹也偶未在縣捕官將盜收監飛遞報江公遂送神至廣濟倉三聖壇神于香案上站立次早江公至偕各屬官詣拜隨請至縣堂設公案上坐江公取盜出嚴刑拷問盜招稱係紅

中餘黨曾在福建刼王家因彼處緝捕甚急
本月初五日潛逃至此內有三人曾經刺臂
搜出一包裹有塗面顏料并引火物畨畢神
令仍收監且囑云此賊不可與點水若見水
使遁去矣吾費神通擒若輩不可輕覷言訖
辭歸江公令衆鼓樂送神還本都舊壇其靈
應如此

宦黃鄒逸少家藏桃源圖相傳十九世祖名樞者登宋治平進士有道人自稱姓回數來謁一日問公欲遊桃源否樞曰是仙境那可到耶道人以手劃壁成一大圈內有朱扉樓閣人物鳥獸山川草木道人先躍入其中以手招樞樞欲偕夫人同遊忽覺圈漸小夫人出忙以羅裙印之遂成畫圖一幅其圖精朗時不甚見稍雨視之纖悉畢具人物大僅如粒

而鬚眉宛然眞仙筆也

呂貧子有道者也南宋時流寓永豐結菴于三官道院後隱居六十餘載後歿葬于道院之右既二年邑人有謫戍河南者道遇之相語平生共飲於酒家至暮曰吾送若歸令閉目久之忽聞雞犬聲振衣而起抵家漏下纔三鼓耳縣尹詰其歸速之故爲具述尹使人發其墓止遺像詩讚與二草履在焉履隨化雙

鶴飛去遺像供奉觀中傳至明天順間爲郡
守金銑所得惟詩讃留傳人間讃曰福田多
處作孽多福田少處作孽少我是無福人無
福無煩惱一箇破燒瓶一領破衲襖一不憂
生死二不憂賊盗平心待物去候他時日到
假饒不作仙也證菩提道又讃曰不管金烏
西墜任他玉兎東升任則閻浮且任去時撒
手便行詩曰六十年來此地居靈臺光映似

冰壺忽朝破屋風吹倒且喜家中事事無

洪州萬壽宮內外有井萬曆庚子冬罹于火宮宇灰燼井皆塞工人濬之先及內井窮底得鐵索予莖圍寸餘連環不知所止次及外井亦然一時觀者如堵許旌陽讖云鐵索繫洪州此足徵矣

𩙪仙者不知何許人精相法欲相人時先于幽僻處潔地以坐特以手畫空窗爲符咒坐三

七日有氣從土中起至三七二十一日則氣出與人齊至七七四十九日則氣作五色遍空瀰漫乃從氣中出以相人榮枯壽夭萬不失一鮑嘗遊贛州有盧子占者師事之能傳其術

南城方文學覺之家供養一異人往來四五載每方所舉念立致如響一日偕出游方偶忘携扇欲歸取之異人曰無庸因取麥稾數莖

納袖中出視則儼然扇也精美異絶値可五百文至今方寶藏之人或邀燕會欲命歌伎侑觴則以袖從空中拂之即有麗人一二攜樂具至皆國色隨所命新聲無不諧譜出且歌喉宛轉音嫋嫋動人但去人尺許可望不可親耳方里中時疾大作懇異人救之乃于人蹤稀僻地爲合丸藥有麗人從空降異人曰可爲我作舞丸以一分重爲率須令稱如

一可耳麗人唯唯操作𠆤何異人取九藥覩之叱曰𤔡若無得輕重其手何不用命之甚也即揮去更以袖從空招半晌有變童三五至異人命之如前諸童以目覩手皆作矜愼狀製成隨手取數九稱之重皆一分以投諸篤疾者服之立起矣嘗有信豐俞生來與游久之告歸異人曰君橐中無剩物何以爲歸計我有微意相贈但不能多耳即于傾銷匠

鋪取鐵尊以唾畫之欲携去其人有難色曰不妨我自重價售若耳乃携至一園中掃地下落葉燃之少頃鐵鎔即得白金一兩餘重乃以三百文售匠以七百文有零付兪作歸資此天啓年間事

薌溪柴文學尼孫有一家傭仙風道骨而善藏不露貌樸甚口訥力作不辭瘁柴顧不知其爲仙也以常傭視之自若一日尼孫尊人方

與客奕局且輸傭偶在旁指點一二著遂轉勝對奕者請與之奕則謝不能強至再三終謝不能柴猶不以爲意也一日令往所親家值大水無舟可渡乃從浩淼中浮以過見者咸謂其溺死卒還家無恙柴亦不以爲意也第愛其勤敏嘗以家婢配之絕無伉儷歡其妻亦不知其爲仙也毋詈之初不作荅傭於其家者數年許忽一日謂妻曰我期滿當告

去矣將筆硯來我作一書謝主人去遂援筆
爲長翰頃刻立就文情藻麗書法瀟灑書中
有戒柴長公者云他日不免藍關之厄後竟
如言其他道本家未來事亦往往奇驗余數
從尼孫請書觀尼孫尚秘而未出也他日終
當請之以傳世耳
丁卯春三月魏忠賢誕日公卿臺省皆稱觴爲
壽忽有一道人幅巾市鞋藤杖麈拂踵門求

見閽者叱之曰幾許亢老鉅鄉竟目苛候不能接見笑汝一遊食之徒如何便欲見我千歲乎亟走當免汝責稍遲遭亂梃道人曰我與魏公貧賤交今日覿面一言爲壽千秋也閽者不敢報以瓜椎斧鉞指其頭顱而詈逐之曰汝輒敢狂言無忌幸今壽日若他時當膏此耳道人以杖叩鼓衆皆失色隨擁之進稟云此道人求見不容擅自擊鼓致犯天威

道人長揖厲聲曰與公久别今日復得相見于此公今富貴極矣寧相忘耶忠賢大怒曰妖道何其肆妄我豈與汝交乎叱左右縛付鎮撫司嚴究道人曰我風鑑一世閱人多矣獨不識汝盜賊其形虎狠其心乎茀欲挽回以全忠臣義士之多命也一手指天曰汝能欺君欺人彼蒼可能欺乎吾當看汝寸磔殆猶兎不食汝餘也汝豈能殺我耶將身振躍

綁索俱斷兩袖拂空清風驟至舉座咸驚𦘕地不見